

兰州太平鼓的起源及其文化功能新考

○李贤年

内容摘要:兰州太平鼓是西北地区,特别是兰州地区重要的民间艺术形式,现已成为当地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究其根本,我们发现它有着丰富的文化意蕴。本文立足于兰州太平鼓的起源问题,试图挖掘此类鼓种的流变过程及其特殊的艺术人类学意义。

关键词:兰州太平鼓 起源 文化功能
人类学

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鼓担当着异常重要的角色。除了被公认为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外,它还具有战争、祭祀、以及参与各种仪式活动的人类学意义。本文所举兰州太平鼓即是众多鼓种中较具代表性的一支。这不仅表现在它产生、形成年代之久远,更为可观的是通过对它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晰的窥见北方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古代先民的生存状态及认识世界的能力,同时也能折射出中国鼓乐艺术不可忽视的人类学价值。

兰州太平鼓的现存状态

兰州太平鼓是流传在兰州市郊区农村的一种传统民间乐舞艺术,主要分布在永登县和皋兰县。经过数百年的流变,现已成为甘肃较具代表性的鼓种之一。常为节庆社火所用,以表演豪放、气势宏大著称。

太平鼓亦称“腊鼓”、“长鼓”、“单鼓”,也有人称其为“羊角鼓”。鼓框为杨木制成,成圆桶形,两面蒙牛皮,用银色铆钉固定,上有扣环和把手,以便拴绑背带。背带奇长,以致于鼓手将背带斜挎于肩部,鼓身便垂靠于膝盖以下。如此处理,全是为了表演时灵活摆动鼓身而做。鼓身长70厘米左右,鼓

面直径40厘米,鼓重9~19公斤,鼓身颜色多以红色为主色,鼓的两边画有黑色的方形花纹。整个鼓身绘有龙的造型,一般都为双龙戏珠图案,只有少数地区绘制凤凰图案,也有些地区群众把鼓身装饰成动物或花卉图案,如狮子、牡丹等,但均属个人行为。兰州太平鼓还将太极八卦图绘制于鼓面,其象征寓意笔者将在下文详述。击鼓工具为野藤浸油制成的鞭,鞭长约65厘米,表演时,鼓手用鞭抽打两头鼓面,响声巨大,百余面鼓集中在一起,声音可传数里之外。

兰州太平鼓属群体性活动,人数常在百人以上,一般为108人,据说取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之意。大型活动时,鼓手数量会增至216人到432人不等,但令众学者饶有兴趣的是此类表演人数配置均为9的倍数。“兰州太平鼓的阵法与古代军事阵法相融合,有:一字长蛇阵、二龙戏水阵、三羊开泰阵、四门阵、五行阵、六合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字联环阵、十面埋伏阵”^[1],近些年又新增了不少新的阵法。由于阵形庞大,表演时鼓手变化多端,故鼓队一般以牙旗(亦称压鼓杆)作指挥,锣钹附以节奏,使得全体鼓手表演错落有致,有条不紊。

需要指明的是兰州太平鼓从产生到成熟,经历了数千年的流变,故有很多现代元素已进入到表演当中。但观其现状,仍处处透露着它的原初形态,这为我们研究它的发生及人类学意义提供了重要依据。

兰州太平鼓的起源

由于缺乏实际的史料记载,致使兰州太平鼓的起源问题至今没能形成一个统一的说法。相反,多数人把这个问题归结在一个民间传说上。相传

明朝初年,朱元璋命名将徐达西征。在顺利收复了庆阳和临洮后,西征军队又一举攻克兰州城。惟有黄河以北王保保城有元军坚守,久攻不下。正值春节来临,身边谋士向徐达献策,命将士假扮民间社火队入城,将兵器藏于新制长鼓中混进城中。结果里应外合,元军很快被击溃。庆祝胜利之余,人们为此鼓命名“太平鼓”。但对于此段历史,史籍中并无详细记载,更无徐达制作太平鼓的事件。况且今兰州地区虽有“王保保城遗址”,但均属后人根据上述传说立传述文,并无实证,所以关于兰州太平鼓在明朝初年产生的说法并不属实。

为此,曹燕柳在《太平鼓正源》中考证,“真正发明太平鼓的并非徐达,而是北宋神宗熙宁初年拓边复地的名将王韶(字子醇)。他在边陲军旅,将当地‘讶鼓’(或‘研鼓’)改造并重新编排而产生了今天的兰州太平鼓。”¹²宋代彭乘的《续墨客挥犀》中也有王子醇教军士为讶鼓的记载:“王子醇初平熙河(今甘肃中部与青海东部地区),边陲宁静,讲武之暇,因教军士为讶鼓戏,数年间逐盛行于世,举动舞按之节与优人之词,皆子醇所制也。或云:子醇尝与西人对阵,兵未交,子醇命军士百余人装为讶鼓队,绕出军前,虏见皆愕眙,进兵奋击,大破之。”¹³吴曾的《能改斋漫录》中也有:“崇宁大观以来,内外街市鼓笛板拍名曰打断。至致和初,有旨立赏钱百五千,若用鼓板改作蕃曲子并著蕃服之类,并禁止,有赏。其后民间不废鼓板之戏,第改名太平鼓……政和三年六月,尚书省言:今来已降新乐,其旧来淫哇之声,如打断——哨笛、研鼓、十般舞之类,悉行禁止。”¹⁴于是,那贞婷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太平鼓起源于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初平熙河之时,宋徽宗政和三年官令禁止,后民间没有废除鼓板之戏,将其改名为太平鼓,使其至今在兰州地区仍然广泛流传着。”¹⁵

可是,笔者认为以上结论尚有可推敲之处。上文所提“太平鼓”是一个并不精确的名词。因为,在中国定名为太平鼓的鼓种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河北、内蒙、东北、安徽等地的太平鼓;另一类则是本文所举兰州太平鼓。较之覆盖面,兰州太平鼓远不如前者。而且就鼓身的结构,我们也很难在二者之间建立必然的渊源关系。前者的鼓身是单面,且呈桃形、扁圆形、团扇形等,体积较小,为

手持型鼓种。而兰州太平鼓是双面鼓,肩被型鼓种。除此之外,二者在击打动作和阵形编排上亦是迥然不同。

杨育在《太平鼓:祭祖驱疫的歌舞》一文中指出,宋朝的“打断”是为单鼓。巧合的是《能改斋漫录》中所记录的“打断”是一种乐曲形式,而兰州太平鼓处处都透露着战争的痕迹,因此上文的推断自然就暴露出矛盾的一面。而令笔者饶有兴趣的是被誉为鼓之“鼻祖”的陶鼓和由西域传入中原的羯鼓。

上世纪 80 年代,考古学家在甘肃地区发掘出一系列“陶鼓”,属于新石器时代产物。观其外形,与今日之兰州太平鼓颇有相似之处。首先,它们均属于长桶状,中空,只是材质不同。其次,它们都是两端蒙皮,用于击打。再次,它们鼓身两端都有扣环,作拴绑背带之用。最后,两种不同时代的鼓种产生于同一地点,或许不只是巧合。如此看来,把陶鼓作为今日兰州太平鼓的雏型实不为过。

同时,作为胡乐中不可缺少的羯鼓似乎对兰州太平鼓也有些许影响。文献巨著《玉海》中记载:“羯鼓如漆桶,两头具可击。”另外,严昌洪、蒲亨强在《中国鼓文化研究》一书中指出,“羯鼓,是一种圆桶形木质鼓身,两头蒙革并用线绳拉紧的两面鼓。鼓框有木质、石质之分。演奏时通常将其横置于鼓床(牙床)上,以两杖敲击左右两面,所以又有‘两杖鼓’之称……羯鼓的音色比较高亢、明亮,穿透力很强,能‘破空透远,特异众乐’。”¹⁶从本书的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材质,外形,还是声音,羯鼓和兰州太平鼓都是如此的貌合神似。而且,本书还指出,羯鼓是东晋时期,由西域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兰州作为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不能不使羯鼓在当地留下一些印记。

如此看来,兰州太平鼓更像是集陶鼓或陶鼓的后世子鼓与羯鼓两者之长处而制造,也许上文提及的“讶鼓”就是这样的鼓种。

兰州太平鼓的人类学意义

一、战争的产物

承接以上的论断,虽然我们暂且不能寻找出兰州太平鼓的真正起源,但是它发生于战争却是

毫无疑问的。就今天的演出形态，早已远离古代，却处处都能见到昔日战争的痕迹，笔者在此通过几点略做说明。

首先从阵形上看，兰州太平鼓和北方的许多鼓种一样，沿袭着古代战争的形式。前文已经提及到太平鼓的阵形，如此多变而又富于章法的表演，使我们不难联想到古代军队打仗时的阵形排列。当然，把太平鼓的表演说成是古代军队打仗的情形实为荒谬，但起码它的表演脱胎于战争，这是足可以证明的。

其次，兰州太平鼓的成员的表演亦然反映着古代将士的状态。“兰州太平鼓技术流派以武术流派划分，如大红拳和小红拳流派，结合技巧、舞蹈、军事等内容而成。”¹⁷常见的打法，无论是名称还是实际表演都是武术的呈现，如“鹞子翻身”、“二踢脚加劈叉”、“扫膛腿”、“燕式跳”、“猛虎下山”等技法，没有一定武术基础和特殊训练的人是不可能很好的完成的。

再次，笔者在考证兰州太平鼓起源时发现，表演方阵中的牙旗，在古代就是战争中地位很高、用途很广的旗帜。这在扬之水《幡与牙旗》一文中有关详细论述。他指出，“作为‘将军之旌’的牙旗，则独树‘一帜’以它的格外高大特立于他旗之上。”¹⁸由此可见，太平鼓阵中，选择牙旗作为主指挥手中的工具，与牙旗之前在战争中的作用不无关系。

最后，就鼓手的服饰来说，古代太平鼓手的着装现已无从考证。而今人所穿的服装，我们固然不能说它就是行军打仗的衣服，但起码它是上述表演形式的产物。况且，精练、利于活动不也是战争将士所必需的吗？例如最常见的“英雄武松装”（演员头戴黑罗帽，耳边插有一朵大红英雄花，额头中间有一小圆镜，上穿对襟红褂子，下穿黑灯笼裤，足蹬白麻鞋，鞋头缀大红缨子，腰系黑布长腰带，前面绾一个花结，谓之英雄武松装）就是其中的代表。

以上种种推断，使得兰州太平鼓的原初意义渐渐明晰。尽管明代徐达的传说，还有宋朝王子醇的“讶鼓”之说均不能得到证实，但把兰州太平鼓说成是战鼓，一点都不夸张。配合它的材质和“破空透远，异于众乐”的声响，我们不难认定“太平鼓”脱胎于战争的推理有其实在的合理性。

二、农耕文明中的重要仪式

兰州太平鼓固然是战争的产物，但在和平时段，它又是最好的仪式道具。这里面寄托着民众对于和平安宁与风调雨顺的强烈的向往，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窥见一斑。一个在战争中鼓舞士气，恫吓敌军的工具，却被赋予优雅的名称，大概是其战后流变的结果吧。

作为一个长期处于农耕时期的国度，“民以食为天”反应的自然是老百姓对于农作物极端的依赖。兰州地区的皋兰、永登等地直到现在都是典型的农业耕作地区。自古以来，西北地区气候恶劣，四季干旱缺水，加之相对贫瘠的土地，使得人们迫切地希望通过太平鼓向上天传递他们祈愿丰收的心理。久而久之，舞动太平鼓能带来风调雨顺便成为人们生存的主导心态。有史记载：“甘地寒气闭塞，春初非击此鼓则地气不融合，岁必不熟。”¹⁹

兰州太平鼓一般伴随着民间社火活动，开始于农历春节，到正月十五达到最高峰并结束，其组织形式及活动的时间正是开春农民准备下一年农耕的前期，因此以舞动太平鼓作为祈求来年万物茁壮生长的最重要的仪式。据程兆生在《兰州谈古》一书中所述，有一种“三点水”的鼓点，其含义是“今年好，今年好，明年更比今年好”。

同时，我们从今天兰州太平鼓鼓身的纹理图案，可以很清楚地明了古人对于此类事物的依赖。从鼓身绘制的龙的图形，我们可以进一步断定今日之太平鼓起源于战争，成形于和平时段，它已经完成了战鼓到农耕工具的角色转换。龙乃农耕时期华夏民族的图腾，因为人们可以想象它如何行云布雨、掌控天事。这在我们大量的文艺作品中屡有表述，敬龙则风调雨顺、万事泰和，逆龙自然是灾祸横生，苦难重重。“人们在兰州太平鼓上绘制龙的图案，正是借龙传达对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和顺气候的向往。”²⁰

三、节庆时的祭祀活动

王胜华在《云南民族戏剧论》中指出，“人类的第一需求是生存和安全”。²¹如果说战争是人类生存和安全需求的统一，那么在和平时段，食物和健康便是他们上述需求的直接代名词。因此，兰州太平鼓的原初意义无论如何与民间祈福禳灾的祭祀

活动是分不开的。

在兰州市皋兰县地区，每年新春闹社火期间，太平鼓队都会打起锣鼓，在村里各家各户转一遍，被称为“扫街”，以此扫除各家各户的晦气和一些所谓的“不干净的东西”。甚至在有些村落，村民还要在鼓队的带领下，到附近的庙宇祭祀山神和土地神。例如在皋兰县水阜村如凤山上有一座灵峰寺，寺院里有大佛殿和娘娘庙。每逢正月，社火队扫街之后都会前往此地祭拜、鸣鼓，借助神灵的力量来保佑全村村民平安兴旺、年年丰收。而此时，一些青年男女也会偷偷尾随鼓队前往烧香拜佛，以求结缘。

通过某种被视为具有神力的物品来祈福禳灾是中国民间仪式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反映了当时生产力水平不高，科技不发达，人们认识世界和自身的水平有限。以致于响起“咚——咚，咚——咚”（兰州太平鼓的‘单条’鼓点）的声响，村民们头脑中自然会产生“逐瘟！逐瘟”的念头。就目前的社会形态来看，通过用太平鼓搞各种祭祀活动，亦然在部分偏远村落盛行。

另外，太极八卦图附着于鼓身也传达着“‘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的信念，以达到‘极天下之己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的效果”^[12]，擂起太平鼓而变“八卦”触阴阳，“仰则观像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纹，兴地之宜，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3]。

由于太平鼓被视为祭祀活动的重要法器，因此，“打太平鼓在过去被认为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每年正月过后都要将鼓封存，到来年正月才可以再开封。”^[14]

综上所述，兰州太平鼓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丰富的文化意蕴。无论是战争年代鼓舞恫吓作用，还是和平时段的驱邪通神，它都直系着那些特定人群的生存和安全。因此，兰州太平鼓有着深厚的人类学价值，有待我们去进一步挖掘、研究。

注释

- (1) 马兴胜：《兰州太平鼓的特征与功能》[J]·《兰州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155页；
(2)、(3)、(4)均转引自那贞婷：《西北农耕文化的象征

与隐喻——兰州太平鼓文化初探》[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58页；

- (5)同(2)，第59页；
(6)严昌洪、蒲亨强：《中国鼓文化研究》[M]，广西，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1第317—318页；
(7)同(1)，第156页；
(8)杨之水：《幡与牙旗》[J]·《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1期，第22—23页；
(9)、(10)同(2)，第59页；
(11)王胜华：《云南民族戏剧论》[M]，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315页。
(12)、(13)、(14)同(2)，第60页；

参考文献

- [1] 严昌洪、蒲亨强：《中国鼓文化研究》[M]，广西，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1；
[2] 乔建中、陈克秀：《中国锣鼓》[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12；
[3] 程兆生：《兰州谈古》[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1；
[4] 兰州市博物馆：《兰州文物》[M]，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7；
[5] 那贞婷：《西北农耕文化的象征与隐喻——兰州太平鼓文化初探》[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6] 马兴胜：《兰州太平鼓的特征与功能》[J]·《兰州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7] 路玲：《兰州太平鼓的传承与发展》[J]·《舞蹈》，2005年第10期；
[8] 王芸：《陶鼓》[J]·《乐器》，2002年第9期；
[9] 赵建龙、张力华：《甘肃最早发现的陶鼓研究》[J]·《丝绸之路》，2003年第1期；
[10] 尹德生：《甘肃新发现史前陶鼓研究》[J]·《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2期；
[11] 杨之水：《幡与牙旗》[J]·《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1期；
[12] 杨育：《太平鼓：祭祖驱疫的歌舞》[J]·《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3期；

作者单位 云南艺术学院